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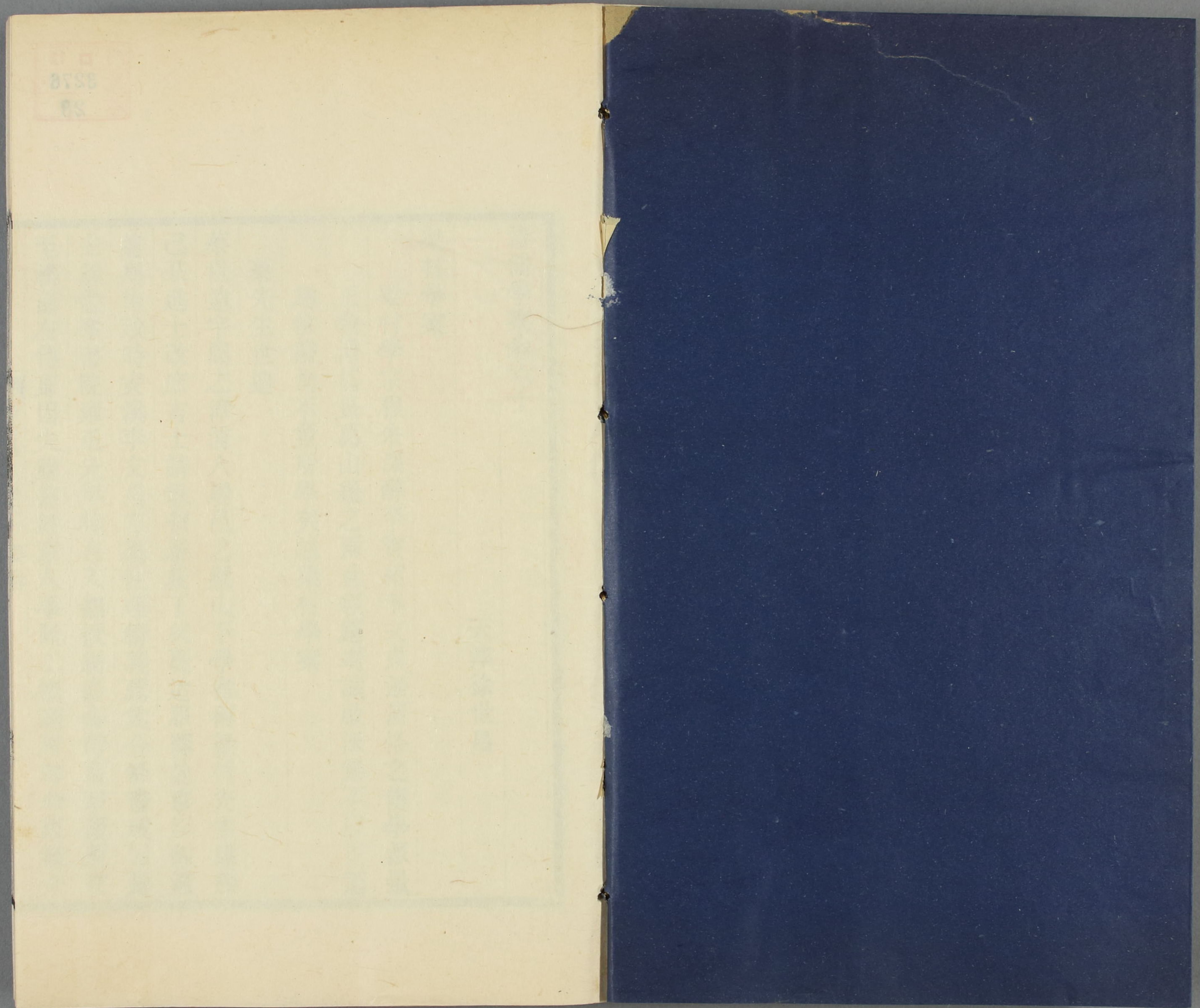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世華



口 12
3276
28





清儒學案卷六十一

天津徐世昌

梁村學案

梁村學宗程朱深醇平實紹李文貞張清恪之傳學派最
正教澤甚長葛山繼之兩世經筵竭誠啟沃無不以正道
爲依歸洵不負所學矣述梁村學案

蔡先生世遠

蔡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居邑之梁山下學者稱梁村先生康熙
己丑進士改庶吉士請假省親旋丁父憂迫服闋赴京以假滿
逾期休致時安溪李文貞方纂性理精義薦爲分修書成回籍
主講鰲峯書院雍正元年特召入都授編修命侍高宗讀歷官
至禮部左侍郎因失察族姓家人事降二級調用尋命復職十

一年卒年五十有二高宗御極追贈禮部尙書諡文勤加贈太傅先生父璧以拔貢生爲羅源教諭儀封張清恪撫閩特延主鰲峯書院先生少承家學爲諸生時卽卓然以古人自期敦踐履別義利博覽經史務爲有用之學嘗語學者當爲第一等人俗儒溺時文希富貴不自計樹立若何此鄙陋之至無足與論卽讀書止供作文講學不務躬行皆可恥也及入侍內廷十年無一日之閒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其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古今興亡治亂及君子小人消長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嘗與高安朱文端同編歷代名臣名儒循吏諸傳及所選古文雅正皆有益於學者著有鰲峯學約一卷朱子家禮輯要一卷合族家規一卷二希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

參史傳
方苞撰墓

誌銘 李紱撰墓誌銘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文集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師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爲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

議宋儒者以爲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爲僞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尙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暇與世遠議修厯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

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歧於異說不汨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四書朱子全義序

聖賢教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子朱子之解四書也有集注有或問有中庸輯略有論孟精義議論往復則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卽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四子之書平近無奇長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玩索也於是以經義取士定爲程式使自證其心得而發揮其蘊奧非由此者雖奇材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

之背馳其說附會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頌之學宮使天下讀是書者有所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留餘憾矣沿習既久學者視爲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說汨沒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言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然必參之或問以暢其說參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參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至故其行之也力以之爲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功業則巍然爲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者苦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之方也柏鄉相國魏貞菴先生

有憂之採朱子諸書彙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朱子全義先生輔弼兩朝聲績論著炳烺天壤顧此書尙藏於家未鋟以行世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生校而刊之兼山爲吾漳隱君子考訂既核剞劂成書念庭屬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顧嘗讀此書而歎其義蘊之畢該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則爲說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範圍其自詡爲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也其駕空蠟等恃超悟而誇新得者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沈晦則近世之講章而朱子所詆爲俗儒者也方今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

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以上求之四子沈潛反復不囿於科舉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之歸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且遠也念庭克承公志而梓之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巋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致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踪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

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蹠蹕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眞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教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淩虛駕空籠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

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
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不懾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
聖賢之奧不難矣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
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
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
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
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
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啟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
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
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

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
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
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
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
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
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
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
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
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
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
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
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

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弊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尙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藥詞章以正而力啟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鈔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

年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稔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尙也措之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爲心聲辭尙體要斯

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

困學錄序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正編續編仲子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中州古稱理學之區國朝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最著先生宗仰潛菴而與逸菴相師友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禮致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

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有加每念庸虛不甘暴棄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言欺人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義利之辨而大發其惻隱之心先生分巡濟寧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振活數十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振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中書存歷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懷

然而滿腔惻隱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勸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閭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知其人則令所屬資送未得其人則令薦送來見則接以賓主之禮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督臣噶禮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卒賴聖明公道得伸夫爲大臣而稍動身家之念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先生直節勁氣

愛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其小才曲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守正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諸書合理學經濟氣節之彥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工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有才貴乎無才貴乎無才而齷齪卑瑣碌碌焉守兔園以終其身遇物而不能知登高而不能賦斯亦士君子之恥也然吾以

爲有才而自恃又不如無才之善伊川先生以有高才能文章爲三不幸正謂此也昔者三代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民鄉老及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取實行而不在文章西漢以孝廉取士東京四科魏晉九品皆重行誼至隋建進士科唐又分爲明經進士二科自是而後則非文學詞章罕得進矣節比由夷行同曾史者多屈處於下而不能知而一字之奇一韻之巧馳騁於詞壇取高官顯名於天下嗚呼三代以下所以多輕薄浮華之士也夫樹木者以植根爲上立品者以務實爲貴才名過盛而矜己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喪檢辱身之士也昔者禰正平孔北海恃才而死王粲陳琳以才故卒爲曹操用識者兩有譏焉唐初四傑果如裴行儉之言江東二陸終於非命才之累人一至此

哉其餘若孟堅之附於竇氏中郎之屈於董氏也歆之用於莽也劉柳之興八司馬之列也之數子者皆才高天下學冠一世卒以負才欲試與非其人使千載以下論古者猶有遺憾所謂雄雞不能斷其尾而參天蔽日之材且纏絆於野藤刺蔓以自累也然吾謂伊川先生其有激而言歟當時王介甫以盛名致宰相位新法行爲有宋亂首而民不聊生其子王雱警敏絕人文章達於帝闕竟天其身且蘇氏兄弟亦以文章顯著卒與呂陶等分爲蜀黨與朱公庭賈易等互相掊擊此皆伊川先生所身歷者故其時日與邵堯夫張橫渠諸人剖抉性命之精以復性明善爲要以近裏著己爲功上以接孔孟之傳下以開考亭之緒使士知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章與實學並足稱者此又不可以概論

與李巨來同年書

拙橐承改正評示倒廩傾困非知愛之深負大見識大手筆者不肯亦不能也尊橐高闊雄博飽讀十日強分爲三閒附末見以正高明諸儒語錄奉繳細閱尊評極有卓識然尊陸子可也尊陸子而詞氣之間不免過激因而不足於朱子似可不必吾兄以人之議陸子爲非則人不以吾兄之不足於朱子爲非乎凡講學不在辨別異同貴能自得師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弟生平不敢言學然總以力行爲貴徒講解剖判皆膚詞也適館想已多時規模氣概安能降格但抑畏之心不可不時存言論尤貴三緘於不知不覺中防之又防耳

答李立侯書

性理精義附至甚喜隨令書院同人鈔寫以爲講解之資來教

云論人物當先學問而後經濟論讀書當先六經而後子史世遠年二十以前心粗氣浮嗣後讀宋儒之書知學問本原非此不可務須從此體察本深末茂非徒藉一時意氣之激發也至於有一二全不看史書者每規之亦謂其既知研極宋儒蘊奧因而遍覽古今考鏡得失必能大有補於推行處自餘指相規切者皆反此至平日所規箴足下者大都以英氣過勝必以從容涵養爲主此遭所論則又以不要畏避爲言天下除是作一庸人則悠悠過日若有所抱負設施自不能如意順適況處家鄉尤難之又難正不必以來教所云謗議爲患但藉此以收斂畏懼更見長益耳嘗讀昌黎詩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六十七年來常奉以爲座右之銘願以移贈亦同病相規之意也歷代名臣言行錄未知編就否學約乞速改正

寄寧化五峯諸生書

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强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

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止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輒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功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始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

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大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卻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唯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身有與浮慕者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已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

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謫然皆肝膈之要不宣

與雷貫一書

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會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

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
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
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
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
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
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今之士子囿於科舉牯於習尙久矣
鄉人知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
下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所
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
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夫鼓其趨而
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
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勸勵之不佞

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勸我以靜時加功
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不宣

附錄

先生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餽鄉人化焉

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方苞撰墓誌銘

臺灣朱一貴作亂總督滿保討之先生集鄉團保境遺滿公書
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誠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
一人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
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
普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興教
化和兵民其新墾之地弗按籍升科恐擾其樂生之計滿公皆
從之人戴其惠

先正事略

清儒學案卷之二
雍正七年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命先生偕同籍京官會議因合疏言泉漳風俗未醇或鄙劣薄行致玷士類其鄉民又多因忿互爭種種惡習應設員防範化導得旨允行史傳

先生所居堂顏曰二希言學問未敢望朱文公庶幾其真希元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庶幾其范希文乎其務以古賢自期見於是矣雷鉉二希堂集跋

高宗在藩邸時嘗爲先生文集製序其略曰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又曰先生之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其後御製懷舊詩曰先生長鰲峯陶淑學者眾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八載寒暑共嘗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

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因以書諸紳未敢擅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賅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

之用

先正事略

梁村家學

蔡先生新

蔡新字次明號葛山梁村從子乾隆丙辰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入直上書房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病致仕高宗賦詩以寵其行回里後每有御製詩文輒寄示閱看壬子鄉試重赴鹿鳴宴嘉慶四年卒年九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恭祀鄉賢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曰事心錄終身體玩之生平端和恭謹得諸梁村之教爲多直上書房四十一年其培養啟迪於

根本之地者至深且久諸皇子孫曾對於先生莫不敬信悅服先生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使人意融所進呈經解本末燦然於敬肆欺慊及盈虛消長之所由來治亂興亡之所必致莫不悚切言之不徒守經師舊談也著有讀史隨筆一卷文獻通考隨筆一卷緝齋詩文集十六卷

參史傳 朱珪撰緝齋詩案序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文集

經史講義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案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

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于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

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姦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

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駟僇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

清儒學案卷之二
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所不予之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徵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眾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

外艱貞之訓歟

大有元亨

鼎元吉亨

本義吉
衍文也

案占詞之義莫美於元亨惟卦名下或有之爻則不得一焉然他卦皆於元亨之下繫以他詞則猶有戒慎之思儆勉之意也無所繫而以元亨盡全卦之義者惟此二卦而已其故何也易之義莫大於用賢二者皆用賢之卦也解大有者謂其時民物清宴海內乂安輿圖物力式廓增阜爲有之大然而泰懼復隍豐虞日中聖人於此未嘗無戒詞也解鼎者謂以木巽火爲民食之資然而噬嗑用獄觀頤貞吉聖人未嘗於此無勉意也惟夫子觀卦爻之詞合文周之意一則以遏惡揚善爲順天之本一則以大烹養聖與享帝並稱則二卦之義可知矣大抵陽爲

清儒學案卷之十
君子大有以虛中之君五陽應之是眾正彙征之象也初之無
交未遇於時則然耳二之以載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三日用亨
有承宣之寄也四曰匪彭無僭逼之嫌也此大有之臣也五六
皆君道厥孚以信君子威如以待小人而總歸於履信思順以
尙賢而獲佑其爲元亨孰甚焉鼎之爲卦雖以烹飪爲用正位
爲體然命非賢不凝民非賢不養也其在頤亦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故因才器使或轉敗以爲功或因賤以致貴則顛趾出
否之說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則我仇不卽之說
也上有求賢之君則下無遺逸之士方雨虧悔而雉膏可食也
夫臣有以人事君之誠則在位無力小任重之慮折足無傷故
公餗不覆也然要惟黃耳之尊有以廣其明目達聰之用則金
玉之鉉自各盡其翼爲明聽之資其在上曰大吉无不利與大

有上九同詞則其元亨又何疑焉夫特法度以爲治者法久而
必變井田封建其道不行於後世況其下者乎恃勢力以爲治
者勢窮則必絀秦始隋文其盛不能以再傳況其次者乎故自
古未有無賢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有賢人而不治者也旣
爲用賢之卦聖人又何多詞焉此外惟升亦用賢之卦故亦曰
元亨雖其下尙有餘詞然皆以足元亨之義而無他戒聖人之
意深矣抑又聞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自古未有不樂求賢以
自輔者然或用之而未必當有之又患不知將何道以致之臣
謹繹二卦之義而知其要在於君德之誠而其機莫先於近且
貴者二卦之上體皆離離者明也君道之所尙也故曰剛健而
文明又曰巽而耳目聰明而獨於五象一則曰信以發志一則
曰中以爲實曰信曰實皆誠也誠則明矣三四皆大臣之位三

公侯之卦四近侍之臣也用享者無弗克之小人則行塞無悔矣匪彭者無陰邪之黨援則形渥無羞矣元祐人才之盛成於司馬光天寶眾正之消基於李林甫賢路消長之機視大臣之賢否所謂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者亦先知其近且貴者而已矣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案觀人之法德與才而已矣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謂行有九德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謂載采采者先儒釋之以爲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又曰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誠有見於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備體用兼優然後爲純品也抑臣考其文義按其本末輕重之倫而知臯陶立言之意固非漫無先後於其閒也蓋德者本也事所從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見

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於才者然亦不過拘慤謹愿無大設施耳非若有才無德之徒其本旣失其事雖或可觀舉無足信也觀人者亦言其人大概有德乃可驗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卽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人君求賢豈不欲盡得其上者用之而不可必得則以其才浮於德也毋寧德浮於才唐虞之世方鳩僝功終於擯棄而漢唐宋以來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於一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權氣餒足以籠絡臣民使一人惟吾言之是聽而爲所欲爲者非實有英奇幹濟負出羣之資者不能昔司馬光欲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尹蔡京獨如期奉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呂惠

卿知大名鐵騎過洛寂不聞聲詰旦伊川乃知之歎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無才而能爲真小人者亦未有無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國者也幸而遇精勤之主明察之君權無旁落術不盡售雖時露其巧計逢迎亦終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得逞此封德彝宇文士及不能爲害於唐而丁謂王欽若未至貽毒於宋也儻或喜其英奇而樂其幹濟勢且入其術中而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猶將爲安石之禍宋若一任其設施展布俾得逞其陰賊險狠之才幾何不爲商鞅之治秦乎夫安石毅然復古欲興三代之治商鞅審時度勢坐收六國之全亦豈後世瑣薄技嗜利懷私所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虞書所爲重有德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詳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而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富壽康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

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又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機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所設教謀之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

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沈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沈潛高明強弗變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建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則爲道義庶民遵之則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

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乎陰陽故能爲萬化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事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案人君之道莫大於用人故此篇專言任用賢才之道而以立

政名篇其卽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歟成周之隆人才之興莫盛於文王詩所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也而周公述之惟曰克厥宅心則知克宅心者立政用人之本也考之傳註蔡氏以爲知之深信之篤卽上文克知三有宅心而非謀面訓德之謂眞氏又以宅心爲安宅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說各不同臣以爲二者於用人之道各有攸當而探本窮源則眞氏之說爲尤得其要也蓋君之於臣用之則必信之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典禮敎胄各有專官周禮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上無猜嫌疑忌之心而下亦無揣摩迎合之見然後得以各盡其職而克奏厥功此皆由人君克知灼見素定於未用之先故釐工熙績收效於臣下者如此其大也然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則所謂克知灼見者又豈無本而然乎唐太宗曰人

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夫君心者邪正消長之所關而用舍予奪之標準也自古不乏旁求俊乂勵精圖治之主然隱微念慮之間或遷於貨利而頭會箕歛之士進矣或移於聲色而音樂玩好之術售矣或萌於嚴刻而繁刑峻法之徒用矣或出於好大喜功而拓地開疆窮兵黷武之說至矣蓋見可欲而卽動者未有不卽以所欲中之者也如此而望用人之皆當行政之無失常事司牧皆克有德也其必不能且使爲臣下者而顯然爲聲色貨利嚴刻喜功之說則中材以上之君皆知擯棄惟其或稱足國或言安靜或以爲更化善俗或以爲居安思危大都疊疊動聽遂使人主誤聽而誤用之苟非秉志清明宅心安固未有不爲所蔽者是故暴德或近於義德逸德或鄰於容德彼羞刑暴德之同厥邦庶習逸德之同厥政者亦曷嘗不自謂

不敢替厥義德而自謂從容德者乎是知君心一動而壅蔽隨之所謂王道原於誠意本於慎獨者實帝王傳心之大法而非寡效之迂談也臣故曰眞氏之說爲尤得其要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案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民食爲先者然使必解衣推食家給人賜之雖堯舜猶病是故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導民之力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考之周禮如散利薄征振窮恤民諸政非不盡善然其取於不匱之府藏於不涸之源者則莫如餘一餘三之可恃也或謂三代以前民無甚貧亦無甚富終歲勤動僅足供一家之食亦焉得人人而有餘一餘三之積乎臣謹稽之古制按之當今之則約略計之而知其

不誣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受田百畝程子以爲當宋之四十餘畝若以周尺計之爲今之二十餘畝歲可得穀五六十石此其入數也周禮民食月自二鬴以至四鬴今以八口之家計之日食米不過四升計歲食米爲今之十有四石四斗穀數倍之爲二十八石有奇此其食數也以所食之數準之所入之數僅居其半而其時民俗儉朴布帛取之樹桑蔬菜取之園圃雞豚取之孕畜冠昏喪祭賓朋燕享各有限制歲費不過十石計可餘穀三之一積至三年適敷一年之食此臣所謂以今準古約略計之而知其必有者也或又謂三代之世地廣人稀後世田不加闢而戶口日增勢必不能臣又竊以爲不然夫天地之所產自足以供天下之食以人數之漸多而疑天地之不及未可爲定論也況自堯舜以至成周千有餘年聖君代作

休養生息雖夏商之季亦不聞有殺戮攻戰之事文武成康繼之分田制產食時用禮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不宜民數之尙少戰國以後秦項三國六朝五季經數兵燹不宜民數之較多也臣謹按王制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大國地方百里爲田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千三百井實五萬四百戶次國半之爲二萬五千餘戶小國又半之爲一萬二千餘戶成周盛時千七百餘國戶不下三四千萬雖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殊一易不易再易之分未必地各爲井井各八家然概從減數大率亦不下三千萬此其可攷者也兩漢極盛民數不過千六百七萬餘戶唐天寶十三載亦僅九百六萬九千餘戶即使隱匿逃亡詭寄脫漏概從增數亦不及二千萬由此觀之西周之

世民數固不減於漢唐而自漢武拓地開疆以來土田又實浮於古也亦何人滿之足患哉誠使仁聖之君念稼穡之艱難思民生之不易力圖邦本深計治安遊惰何以復業貧富何以相通田野闢矣而穀何以不加裕年歲登矣而戶何以少蓋藏溝渠畝澮之未修沃壤亦等於石田也吉凶賓嘉之無等多藏可至於立匱也官吏知催科而忘撫字則胥役皆耕耘之擾也小民輕菽粟而重金錢則膏腴亦別種是圖也其當寬以示教者則如月吉布令正歲讀法而不爲迂其當嚴以示罰者則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征而不爲刻因地制宜隨方立政而又清心節用正本澄源使旱潦無災百穀順成以一人而養天下斯以天下而奉一人玉食萬方日舉以樂豈不休哉治必有爲而後無爲論

天下之治治於上下憂勤惕厲之精神而不在於紀綱法度之改絃更張無漸也然未有一任紀綱法度之陵替高拱不事而可坐希上理者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彌教明刑教稼典樂諸大政不可謂不繁上下之交警交贊吁咈之聲不絕於耳不可謂不勤或九載而弗成或八年而底績或三旬而逆命或四罪而咸服不可謂不勞且久迨至平成奏績時雍協和一人垂拱於上而措天下於治安故臯陶之告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自其有爲言之也孔子稱之則曰恭己正南面自其無爲言之也夫治固必有爲而後可以無爲者也請試論之開創之世承積敝之餘百度廢弛其君臣上下類多精明強固明作有功罔敢玩愒以迓天休於是百廢俱修思爲宗社措磐石之安爲子孫樹苞桑之固此其身任有爲之勞而未享無爲之逸者也

守成之代蒙業而安但能恪遵成憲無大變更而天下亦治此其承有爲之後而獲享無爲之福者也然天下無不敝之法亦無可懈之心所謂琴瑟不調必取而更張之又烏得執已成之法而曰無動爲大也故凡上恬下熙苟且旦夕者未有不貽叢脞之憂者也憂盛危明綢繆未雨者未有不享靈長之澤者也其君晨興早寤於上其大臣震動恪恭於下其百司執事奉法守職於中外之閒一時上下之精神謀慮莫不有以通百年而周四海勿逸也而曰逸勿休也而曰休夫而後可稱有爲夫而後可以無爲不然若唐明皇天寶以後日耽逸樂如是而曰無爲非無爲也墮而已矣宋神宗熙豐之時日事紛更如是而曰有爲非有爲也擾而已矣

守道論

嘗聞之朱子曰古之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其官則一日不敢安乎其位是君子之仕爲道也爲道而仕則官與道一者也官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未有守道而不能守官者此不易之論也及觀左氏述齊景公招虞人事君子韙之以爲守道不如守官而論者遂疑其道與官分而爲二是未得乎守道之說者也夫道之體甚大其用在天下日流行於綱常倫紀之閒其見於官者凡事君理國牧民御眾莫不各有隨分自盡當然不易之經是道之所寄以達者也故曰道爲虛位又曰道不虛行君子而在下則守身正所以守道君子而在位則守官卽所以守道也孔子大聖人也當其問畜牧司會計所守者委吏乘田之職耳官也卽道也孟子之策蜚鼃告距心所守者士師邑宰之職耳官也卽道也故以其泛言守道不如

清儒學案卷之六十一
守官之切也爲在官者言之也而柳宗元顧以爲非豈知道者乎抑所謂守者必其信道篤操持固不爲威惕不爲利疚然後謂之能守若其履亨途逢聖世或可自附於正直之林一旦利害當前爵祿重則名義輕身家重則志趣靡未有不頽然喪其所守者此匡張孔馬之徒所以貽譏於後世而爲虞人之所笑也

丹仁說

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

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卽使有之

清儒學案卷之六
亦賴仁人以濟世無臯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

三不可得說

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爲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余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

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措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迴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既學焉而未能亦明知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

清儒學案卷之十
三
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曉曉於告子也

蔡先生長湮

蔡長湮字巨源號克齋梁村仲子廩生乾隆三年以學行兼優薦得旨發江南以知縣用補安徽石埭縣知縣累遷四川按察使特擢兵部右侍郎二十八年卒年五十四性行篤實童稚時儼若成人侍父疾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日及居喪悉惟家禮輯要是遵世稱其孝凡居官二十餘年利在必興害在必除虛心實力一矢勤慎嘗語子弟曰人生惟剛一字最難體認剛則無慾無慾則公正又語僚屬曰居官以清正爲本以勤爲先然勤之一字必殫出其精神以貫注於一郡一邑中皆名語也初仕時謁高安朱文端邸第謂其天性敦厚充其所至可作純儒

簡儀親王督兩江時先生爲屬吏王愛其才後入都引見王指於眾曰此吾前日所稱江南第一清官者也其爲名流所賞識

如此

參陳宏謀撰墓誌銘

梁村弟子

雷先生鉉

別爲翠庭學案

官先生獻瑤

官獻瑤字瑜卿一字石溪安溪人以拔貢生授國子監學正受業於梁村及方侍郎苞乾隆初元楊文定名時管國學薦爲助教上事宜六條倡明正學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三禮館纂修授編修記名御史未及補主浙江鄉試督廣西陝甘學政遷司經局洗馬居官廉慎導士以誠因母老乞終養遂不出在家撫愛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田祭器考禮經遵國制以定儀

式立鄉規以教宗人置義租以恤親族之孤茆窮乏者然其家故寒素也卒年八十祀鄉賢先生治經以治身其教人欲於經求道其治經於周易詩主李文貞光地於尙書主宋蔡沈金履祥於周官主方侍郎苞於儀禮主鄭康成及元敖繼公本朝吳編修紱斟酌眾家而擇其粹要於禮尤密著有讀易偶記三卷尙書偶記一卷尙書講彙思問錄一卷讀詩偶記二卷周官偶記六卷儀禮讀三卷喪服私鈔並雜說一卷春秋傳習錄五卷孝經刊誤一卷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卷

參東越儒林後傳

喪服說

喪服首陳父自是而上殺下殺旁殺凡以恩制者皆由父而推之者也次陳君自是而爲君之父母君之小君君之長子凡以義制者皆由君而推之者也次陳傳重者與受重者自是而爲

宗子爲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凡以尊服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次陳妻爲夫妾爲君自是而妻爲夫之黨妾爲君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凡以親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服莫重於斬而首章爲下數章之綱挈其綱思過半矣斬衰升數之等有二齊衰大小功之升數各有三於同等之中猶有差者焉衰莫重於降而正次之義又次之此經與傳未有明言而服是服者不可不知也齊衰之升數多於總麻之數總麻之縷細於齊衰之縷大小功之升數多於總麻之數總麻之縷細於大小功之縷年一差也縷之精粗又一差也升數以經之年月以緯之縷之精粗以錯互之或伸此以屈彼或進彼而退此歸之於稱其情而後已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父卒然後爲祖父者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人後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同宗之支子

猶然況嫡孫乎用是而知承高曾重者亦服斬衰三年也內宗外宗爲君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君也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經不載者亦統於爲君也諸凡經所不見者皆可上附而求之下附而通之也喪服有可以彼決此者有不可以彼決此者如婦人之不二斬此通例也而內宗外宗爲君皆斬則爲夫斬仍爲父斬矣不爲父斬者不二天也得爲父斬者尊君也又一例也爲人後者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此通例也然服之等爲世叔父期爲從祖父小功今爲人後者之服其世叔父也將遂降而小功乎則是降其期之親二等矣然則宜何服曰古者姑在室期已嫁大功兄弟之女爲伯叔父期嫁則大功又爲伯父之長殤大功是世叔父之正服雖無大功而降服則有大功也爲人後者服世叔父大功於義爲安又一例也婦人爲夫之黨凡

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通例也而大夫之妾爲庶子雖中而從上蓋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而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故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也大夫無總服下殤則不服矣又一例也並行而不謬相別而不悖故不盡乎禮之變者未足與言禮天先而地後陽先而陰後尊卑之義也自臣言之君爲至尊自妻言之夫爲至尊自子言之父爲至尊自孫言之祖爲至尊尊無二上故雖親不敢以屬通而服有絕焉尊無二上故不敢伸其私尊而服有厭焉尊無二上故足以加尊而服有降焉尊無二上故尊之統不可絕而祖不可降宗不可降適亦不可降焉適不可降則人知貴而不敵親矣宗不可降則人知尊不先祖矣禮無不順春秋之時貴者之子孫鮮不驕倨是禮之末失也非周公之過也國風刺先母而後父故父斬母齊而陰陽之分定

矣春秋譏先禰而後祖故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而水木之誼昭矣家無二尊人無二本是二者禮之綱也父在爲妻不杖避尊者也爲母得杖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避尊者之處者恐貽尊者之戚也故知父在爲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其妻亡而未有子苟時可以娶將遂不三年歟夫婦之倫萬化之原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知婦之隆於其夫則知夫之不可殺於其婦矣記曰期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春秋穆后太子薨傳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若然爲母三年別於父之存歿者爲父屈也爲妻期無別於父之存歿者爲母屈也後世夫婦之道不明昧者至於毀瘁以傷其生薄者反以不持內喪爲弗溺於愛是皆不以齊禮之道待其妻也內化何由而興乎周之

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立乎祖後者也小記云父卒而後爲祖後者斬假令父亡未及成服而祖亡奈何曰服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傳重也是及父之存已許是子以傳重矣於此而不敢伸祖服則主祖喪者將誰屬乎故必如古者父母偕喪之禮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皆斬比父喪之除服其除服卒事反祖服以終其餘日假令父在祖亡旣成服而父又亡則其爲祖也奈何曰服斬父亡而祖喪未竟則主祖喪者非適孫而誰主喪而不重服不可以爲主假令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尙存則奈何曰服斬子爲父斬雖祖在猶然則祖後父亡適孫之服祖如子服父矣豈以曾祖存而有所殺哉又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假令祖母喪未竟而祖繼歿奈何曰並服三年如父母偕喪之禮或疑始期而卒乃三年服固可以二哀

乎曰嫁女未練而出則三年是於未出之先固期衰矣而卒以三年何不可二喪之有假令父祖俱亡有母在而祖母亡承重之妻則奈何曰舅歿則姑老適孫承重則適孫婦從服然則婦姑同服可乎曰母自以婦而服三年嫡孫婦自以承重而服三年何不可同服之有服以首貌貌以首心然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於是乎有心喪之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而哀之發於容貌與發於聲音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抑發於飲食與發於居處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後世乃屑屑於稱謂之間其下相與爭其名而爲上者又未知果能稱其實其亦不達於斯義也夫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漢儒謂假令小宗僅有適子而大宗無後亦當絕小宗以後之可謂達禮之權矣蓋大宗者尊之統也以適子後大宗適子之父雖絕適子之父之祖則未嘗

絕也爲適子父者將不絕己之後而絕祖之後乎抑寧絕己之後而不絕祖宗之後乎不絕祖之後而附己於祖宗之廟則於理順於心安故絕小宗以後大宗者非惟存祖之祀亦善體父之志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漢儒宋儒之說義各有取由漢儒之說是萬物本乎天也由宋儒之說是人本乎祖也本乎天則當尊天記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本乎祖則當尊祖記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小宗有四而爲父後者居其一女子之適人者爲眾昆弟大功而爲父後者期則庶子雖不得爲長子三年亦必隆於眾子可知矣小記曰爲妻長子禫妻之禫指十五月者疑此卽指庶子爲長子服同於妻十五月而禫歟父母爲女子之服期者三在室也適人而無主也被出而反在室也而女於父母惟在室與被出者三年無主者則

仍期何歟曰女被出則移其天夫者天父矣故與在室之女等若無主之女則未嘗去夫之室也既爲夫斬安得復爲父母斬乎故憐其無主而服女子期者仁之至既無主而猶內其夫家者義之盡也大夫之妾其爲女君之姪也者當在其室則當以姑爲姪服者服之其爲女君之姊也者當其在室則當以姊妹相爲服者服之嫁而從則絕之不爲服分得矣於情有未安也曲禮大夫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生不名者死爲之總女君從夫而爲貴妾總也必矣諸侯不臣寓公春秋傳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雖失國勿損吾異日也已則不可不自卑損而爲之服尊服以重其報皆所以教民厚也沈存中謂由祖而上皆曾祖雖百世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乃今思之猶信何言之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而

小宗之爲大宗雖親盡戚單必爲之服齊衰三月傳尊祖故敬宗族人之世爲宗子服卽世爲始祖服也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又何疑乎禮之止邪於未形喪親之終而國君於妾與庶子無服死事如此生事可知已以此防民而後世猶有以妾體君以庶奪嫡者其覆轍相尋而不知變乃知聖人絕之深憂之切也古者同爨總而嫂叔無服雖無服而厚終之禮則未嘗廢也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踴推而遠之如彼竭情而盡其慎又如此後之君子可以得禮之意矣周人尙爵子得行父禮然傳於大夫之降其期親之爲士者則曰尊不同也於大夫之子不降其期親之爲大夫者則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於國君之所爲服者則曰尊同也於公子之不爲服者則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不降不言其尊同其不服不言

其尊不同明乎尊在君與大夫而不在公子與大夫之子是二者之服凡數見其亦從父之義爲多歟

梁村交游

方先生苞

別爲望溪學案

李先生紱

別爲穆堂學案

朱先生軾

別爲高安學案

王先生承烈

別見二曲學案

詹先生明章

詹明章字義士號兼山海澄人明遺民隱居不出力學著書與梁村交在紀羣間張清恪撫閩聘纂先儒諸書晚居漳州郡守柏鄉魏荔形式其廬屬參訂其父文毅公所輯四書朱子全義爲築室月饋粟肉貧甚日不再食蕭然自得卒年九十三梁村

爲文表其墓所著易義等書凡二十餘種

參東越儒林後傳
梁村撰墓表

鄭先生亦鄒

鄭亦鄒字仲居海澄人康熙乙未進士官內閣中書澹於仕進乞歸結廬白雲洞之麓倡南屏文社從學甚眾張清恪聘爲鰲峯書院學正見梁村折輩行與爲友著述十餘種曰白雲藏書又詩文鈔若干卷時侯官鄭任鑰同登第齊名號閩中二鄭任鑰字魚門官翰林院侍講督江南學政梁村貽書與論教士之法

參東越儒林後傳
梁村與鄭魚門侍講書

張先生鵬翼

張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連城人康熙中歲貢生年十四講習四子書卽知檢束身心連城萬山中無師至四十避耿逆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五十始讀薛文清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

學以日進務敦實行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俛焉
日有孳孳不知老而且耄自治嚴整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
親養志無違居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游動必以禮所居曰
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教也年
八十三卒所著有讀經說略理學入門歷代將相諫臣三譜二
十二史案芝壇日讀小記梁村題醇學二字於其間雷氏翠庭
嘗稱閩汀學者以先生爲冠冕云祀鄉賢連城理學始自宋之
邱起潛明之童東臯而先生及童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
陸異同張清恪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臯後增建五賢書院祀
宋五子以先生及寒泉配焉寒泉別附翠庭學案

參張伯行撰
傳及鄉賢錄序 東越
儒林後傳 先正事略

李先生圖南

李圖南字開士連城人康熙壬寅舉人父夢箕字季豹明末遭
兵亂艱苦成學宗向朱子以孝友著稱嘗教人爲善最樂人問
其樂何如曰不媿不忤又嘗謂所親曰吾竭力檢身將毋有不
及省者願言之俾得聞過先生能世其學初工詩古文旣而曰
吾自有身心性命宜急者可以虛名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
書以反躬切己爲務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
可與共學與梁村講明修身窮理之要梁村重之爲其父作傳
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開士庶足以當之

參梁村撰李
季豹傳 連

城縣志
先正事略

藍先生鼎元

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漳浦人世爲將家少孤力學泛濫百家
徧游閩越島嶼南至南澳海門逾冠爲諸生張清恪講學禮士

尤重梁村及先生致之幕下益肆力於宋明先儒諸書周覽世
務慷慨有大略清恪曰藍生經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也梁村
序其文謂善養其氣卓然爲有用之學康熙末臺灣亂從兄南
澳鎮總兵廷珍統師赴之先生佐其軍事多所贊畫七日而破
賊招降殄孽綏番撫民歲餘而大定嘗論臺灣治亂之局地積
數千里土沃產多番民雜處不爲經營疆理則爲盜賊倡亂之
所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因爲規畫建置治理之
策甚備後之籌邊者奉爲名言次第舉行其利害徵諸百年之
後無或爽者雍正元年膺選拔入太學校書內廷分修一統志
大學士朱文端公薦之引見授廣東普寧縣知縣調攝潮陽振
饑治盜除苛賦懲訟蠹改建棉陽書院與諸生講學忤上官罣
誤去職尋得白引見特命署廣州知府到官一月而卒著有鹿

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略一卷棉陽學準五卷女
學六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試筆六卷潮州府志若干卷

參東越儒

林後傳 梁村
撰鹿洲初集序

清儒學案卷六十終

清儒學案卷六十一

天津徐世昌

果堂學案

三禮之學清代最盛有就一事物一制度而著說者如元
和惠氏明堂大道錄禘說等書是也果堂友於定宇嘖意
五業乃取周官祿田儀禮冠昏等禮疏之凡所發正咸有
義據湛深經術齊稱定宇允無媿焉述果堂學案

沈先生彤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少補諸生從何學士義門游雍正
閒至京師方侍郎望溪絕重之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報罷
預修三禮及一統志議敘九品官以親老歸嘗以歐陽修有周
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

攝官爲詞乃詳究周制撰周官祿田考三卷以辨正之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其說自鄭注賈疏以後可云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之疏箋具有典據足訂舊義之譌先生三禮之學蓋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又撰尙書小疏一卷春秋左傳小疏一卷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訂正經學之文又有氣穴考略內經本論生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櫛櫛親喪居廬稱服稱情與人交以至情相感不侵然諸十七年卒年六十五

參史傳 沈德潛撰 沈廷芳撰墓誌

惠棟撰墓誌

周官祿田考序

官之命者必有祿祿必稱其爵而量給於公田是周官法制之大端其等與數之相當在當時固彰彰可考也自司祿籍亡先後鄭註內史專取諸王制而本經之祿秩以晦迨歐陽氏發官多田寡祿將不給之疑後之傳會者且踵爲誣謗卽信周官者亦未得二者之等數而此制幾無從復顯余嘗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爲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內外官之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繆妄皆可得而破之會吾友徐君靈胎撰經濟策舉此相訪余爲一陳梗概靈胎謂曷不著書以盡闡其制乃遂據曩時所得爲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復爲問答於每篇之後反覆委蛇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故而總名曰周官祿田考夫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寡宜祿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已

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法用而有餘是田祿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曷嘗抵牾乃晦蝕且二千年而莫之開闡何也凡定公田之數以井數定祿之數以其等定爵之數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數定錄之等以爵等亦以命數云

書周官祿田考後

惠君定宇之序余周官祿田考并讀者法數未該之疑而解之矣既有疑每篇之問答與其所類及已詳官爵篇之補正經文可已采傳註恆剝截有異義立證多以一例其餘者亦似是而非不可以不解也凡是書所定法數其端固本於康成而亦多註疏所未及使問答諸條不推極其義而盡其類則所以定是法數者不明不固而不足爲世所采用故必至無可推而後已

而繁漫不計也官爵篇之補正經文雖於祿食大總數無甚贏縮然經者聖人之心一字之譌闕聖心卽纖微不著無所從考斯無如之何既考而知之矣而不爲補正安乎且卽爵數而寡其譌闕亦曷嘗不善也傳註之說雜而未純合於經者取之不合者置之或取而辨之其義異於舊而於經合者則亦取之凡援引之法皆然獨是書而不宜然乎聖人之法生於禮等殺必有節四達而準非若後世之意爲參差不歸於一故每得一徵而其餘皆可例推也昔劉原父撰春秋權衡始出多有疑之者乃以其不能讀而自爲序以解之余非敢效原父也念定宇之序且欲疑者之共曉其義例以究窮是書而吾乃使其終於疑而不與聞聖人之大法則吾之著是書何爲哉故復自解而書其後

果堂集

周官頒田異同說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爲準大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謂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復種則其美與不易之地等二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不易之畝數亦正相當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萊謂田之荒蕪者如孟子闢草萊之萊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卽一易之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卽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

五十畝乃與不易之畝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曷嘗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而來於二者皆未得其說故爲此以發明之

頃閱半農先生禮說有云遂人頒田上地家百畝加萊五十畝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二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

下無不易之田也其說獨先得我心少異者惟末句專就所
休之一言耳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
於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
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註解未定形沈
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
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

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
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爲九
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卽夫與尋尺互計三溝
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
閒以溝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
得百夫

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卽井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

九十

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占成閒乎成九
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
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
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
其澮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
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

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而既層遞而上文勢卽不得不然

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間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爲二百步步百爲畝畛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涂之屬焉成間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強是卽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一之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焉同間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畝縱橫者遂橫畝橫者遂縱遂與溝溝與洫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澮當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

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強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爲川之屬所占者不及舉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固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

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井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井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井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層增而實不增總爲九千此九千夫卽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千路悉分布其間而占其十之二弱

溝畛占三百六十夫澮涂占六百四十八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

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爲

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

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爲田者

否則因之至

遂與經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遂人匠人各具五溝之法鄭注賈疏以爲異王氏訂義諸家以爲同余以言同者爲得而惜其尙未明且有抵牾雍正間

嘗自爲說以就正上元方望溪臨川李穆堂二先生穆堂稱爲有功周禮望溪謂我周官析疑中亦云然因出以示且戲曰吾鄉有經解與李厚菴合不知者謂我襲彼子年小於我人又將謂子襲我也時王艮齋同在方氏曰沈子偏隅二字實古今所未道兩家可以相發近余著周官祿田考覆閱舊稿嫌其疎略乃細算改作附載考中寄正於仁和吳東壁東壁以爲先得我心余念千里間相知而說之合者有三人三人中又有若余之不憚煩甚者豈二法之非異今遂可得而定也邪

周井田軍賦說

周井田軍賦之制說者多意爲推測而其實散見於周官之經及漢書之刑法志曹公之新書周官經云縣師掌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夫曰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其者夫家也而又曰使皆備旗鼓兵器則馬牛車輦與旗鼓兵器皆夫家所出明矣曰會其車人之卒伍人五為伍百為卒車亦如之則一軍百二十五車一車百人明矣曰令邱乘之政令曰作其同徒輦輦則四邱出車一乘而兼乎輦輦明矣輦輦所以載任器人輓行者也輦為輦屬當亦人輓行鄉師註云駕馬非周官法也四邱所出蓋或輦或輦輦與兵車合為二乘詳見後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郊里包鄉甸包遂都鄙稍包公邑其地域皆為邱甸於其中知鄉遂郊里稍皆為邱甸者以其皆制井也詳

見彤周官
祿田考

曰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縣師兼掌邦國

同徒者同邱甸之徒

註以同為方百里之同固誤訂義諸說亦似是而非。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已同余

說則邱乘之政令通乎畿內外亦明矣是成周軍賦之大綱固

灼見於本經也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

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註云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

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法非即邱乘之

政令歟由是推之六十四萬井而萬乘其法同也

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乃通言畿內外之極數非常法非專指六鄉所謂六鄉六軍者特預配卒伍以俟事故調發不必盡行則縣師作六鄉之車徒當止萬四千六百三十八人百九十五曹公新書云攻車

乘與作邦國都鄙稍甸郊里車徒之法無異

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

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

見李衛公問對

攻車非卽縣師所謂車稍人所謂乘歟守車非卽縣師所謂輦
稍人所謂輦輦歟攻守二乘凡百人非卽縣師所謂人之卒伍
歟由二乘百人推之二萬乘當百萬人也二萬乘兼輕車重車
實古之萬乘然則漢以後能詳說周家軍賦之節目而足補經
之未備者莫二書若矣漢志曹公書並本古司馬法以曹公書
本司馬法
從王氏應麟困而司馬法又云通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愚以通爲匹馬則成出十馬一士一
馬乃晚周之騎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毛氏奇齡經
問騎不始於晚周而晚周爲盛總爲十騎而
革車一乘載其任器二十徒更番輓行之蓋所附穰苴兵法耳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法於其中號司馬
穰苴兵法見史記穰苴傳傳云苴齊景公將戰國策云在齊閔
王時形按今所傳司馬法三卷但存其論
說失其制度故班鄭曹所引四條並無之康成以註小司徒謂
是采地之軍賦誤也又鄉師註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

車殷曰胡奴車周日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十鋤周輦加
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愚以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其一爲士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
日子鉏商王氏註云車
士將
車者行則更番輓輜輦輦負重之牛卽甸所出
十二頭止則爲炊汲守
裝諸事皆在此二十五人舊作十五者脫去二字賈釋謂後代
狹劣加版築而輓人少亦誤也至論語包訓公羊春秋傳何學
並以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爲千乘是制賦不去山林等三之
一視小司徒家役一人者且倍之乃變法之極數而坊記孔疏
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者亦明與縣師稍人之法違
近望溪方氏辨之甚悉見周官辨惑第五
及析疑縣師職蓋四說皆不可從

釋周官地征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皆所任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即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園即上經之場圃凡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蓋閭民亦有廛征也詳方氏周官析疑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布征餘物滯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合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穀爲十一分而取其一云十一者舉成數耳遠郊二十而三藪牧所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即井牧其田野之牧詳見彤周禮小疏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太宰九職註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蓋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二

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閒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廛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廛無夫里之布廛征夫布周官之制也之橫征也孟子欲并去夫布以當時國甚富而民甚貧耳是布帛豕犬雞皆出於受田者之廛也所以知市之廛征布及餘物滯物者以廛人斂市之廛布廛布外所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皆非市征故不及詳見彤周禮小疏斂屠者之皮角筋骨按註釋以當地稅斂凡珍異之滯者也亦以當地稅非官買之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角筋骨屠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爲草木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爲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

地自近郊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三之爲藪牧者畜牧家之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爲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者指甸稍縣都漆林廁山澤閒則惟字對山澤所產言故知十二爲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註釋以國宅爲官府治事處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豕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一者廛地小而所出微也廛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者蓋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廛等按貨賄但征於司門不征於關市關市並征廛稅而已市廛二十而一則貨賄亦二十而一井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末適均也管子治國篇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故知征之者亦等也農田之所以十一者多則食不足於民寡則食不足於國也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少而利

厚也山物澤物與漆林之所以遞增者人力尤少而利尤厚也抑經文簡奧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云遠郊二十而三則凡遠郊以外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蓋皆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廛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於其廛論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卽所列之廛蓋亦在關市也廛與器物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如商賈矣

載師地征自註疏及王氏訂義諸說不皆有當而近年聚訟尤甚恐古制終不得明故探求本經義例確證以反覆條釋之釋近郊十一甸稍縣都十二略本亡友蔡宸錫說

釋骨

骨爲身之幹其載於內經甲乙經者以十百數皆各有其部與其形象然名之單複分總散見錯出能辨晰而會通者實鮮余方嗟其爲學者之闕適吳生球從事經穴數以是請遂與之詳考而條釋以貽之頭之骨曰顱其上曰顱亦曰顱曰腦蓋曰腦頂亦曰頂其會曰顙說文作囟訓頭會腦蓋乃謂頭骨交會之腦蓋非指蓋之全也玉篇訓頂門其橫在髮際前者曰額顱亦曰額額之中曰顏曰庭其旁曰額角其前在眉頭者曰眉本在目匡上者曰匡上陷骨眉閒曰闕其下曰下極下極者目閒也眉目閒亦通曰顏五色篇云闕者眉閒也庭者顏也下論察色之部云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是顏在闕上之上矣衛氣篇云手陽明標在顏下蓋謂挾鼻孔之脈穴若顏但在闕上則去鼻太遠故自庭至下顱之旁巔然起者曰頭極皆顏也說文亦訓顏爲眉目之閒

角亦曰角左曰左角右曰右角

經筋篇云足少陽之筋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形按耳上近巔

者乃頭角非額角也故額角爲頭角之訛則其下所云右角左角者亦頭角也舊說以左右角爲額角誤當耳之後

上起者曰耳上角曰耳後上角其前曰耳前角亦曰角形曲故

又曰曲角

曲角經文俱誤作曲周惟氣府論註周作角今從之

顱之後橫起者曰頭橫骨

曰枕骨其兩旁尤起者曰玉枕骨其旁下高以長在耳後者曰

完骨頭橫骨中央之下端曰顱際銳骨顱亦曰頭之大骨自額

顱而下鼻之骨曰鼻柱曰明堂骨其旁微起者曰鼻髑目之下

起骨曰顱其下旁高而大者曰面顱骨曰顱骨亦曰大顱亦曰

顱顱古

顱之下端曰兌骨

兌古銳字

在耳前者曰關

穴有名上關下關者謂在

關之上下也有名顱際者謂在顱之下也有名完

骨者謂在完骨之際也凡穴名與骨同者皆倣此

耳下曲骨載

頰在頰後者

頰說文作頰與頰同訓頰蓋從口內言之若從口外言則兩旁爲頰頰前爲頰不容相假故內經無

通稱

曰頰車曰曲頰曰巨屈

亦作曲

曲骨前斷而若逆者曰大迎

骨通回市口頰下之骨曰或骨

骨空論云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王太僕註云謂大迎穴也形

按說文或即域本字云或骨者以其在頤者曰角曰斷基口斷其骨在口頰下象邦域之回而也

骨曰齒上曰上齒下曰下齒凡十有二牝齒曰牙中央齒形奇左右齒形偶

奇則牡偶則牝而說文玉篇並以牙爲牡齒恐傳寫之訛上下各十或八或九或十有二不

齊也其最後生者曰真牙其自齒左右轉勢微曲者曰曲牙氣

論云曲牙二穴王註云頰車穴在耳下曲頰端形謂耳下曲頰端去曲牙甚遠恐非經意若指牙之近頰車者則其牙未嘗曲

吳生以二穴爲地倉地倉俠口旁四分正當牙曲處足證吾說牙之後橫舌本者曰橫骨自顙

際銳骨而下骨三節植頸項者通曰柱骨其隱筋肉中者曰復

骨張景岳云復當作伏上曰上椎下起骨曰項大椎亦作顙項大椎之下二

十一節節亦曰顙作焦誤顙亦作椎通曰脊骨曰脊椎曰脊骨曰中脂第一

節曰脊大椎形如杼故亦曰杼骨第十三節至十六節曰高骨

曰大骨生氣通天論云腎氣乃傷高骨乃壞王註云高骨謂腰於鹹大骨氣勞註云鹹歸腎也按腰爲腎府此大骨當在腰

閒即諸高骨也說者專指命門穴上一節爲高骨大骨未盡其

以上七節曰背骨者則第八節以下乃曰脊骨骨度篇云項髮以下至背骨又

云脊骨以下至尾骶形按此篇文體凡骨名相承說者下皆同上知脊本背字傳寫致訛篇內又云上七節至於脊骨則上七

節皆背骨而脊骨自八節以下明矣又說文訓呂爲脊骨訓背爲脊而訓脊則兼背呂亦一脊而分上背下呂之證又按氣穴

論云中脂兩旁各五穴註謂起肺俞至腎俞肺俞在第三椎下兩旁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是中脂云者謂第三椎至十四

椎爲脊之中也此又以末節曰尻骨曰骶骨一作骨骶恐文倒背骨五節通稱爲脂也

曰脊骶曰尾骶亦曰骶曰尾屈曰楸骨曰窮骨其骨之扁戾者

曰扁骨俠脊骨第一節至十二節環而前斜下者二十四條皆

曰肋婦人則二十八條其在腋下而後乳三寸者曰肱肱骨五

左曰左肱右曰右肱其抱胸過乳而兩端相直者曰膺中骨七

氣府論云膺中骨間各一王註云謂膺窗等六穴膺中骨陷中各一王註云謂璇璣至中庭六穴形謂穴在骨下間穴有六則

膺中骨當七矣蓋乳上五乳下二也其在膺中骨之下及肱外者曰脅骨曰脅肋

肱及膺中骨之在乳下者亦通曰脅至眞要大論註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肱外也

脅

骨之短而在下者曰楸肋三其最短俠脊者曰季肋其楸肋之
第三條曰季脅凡脅骨之端通曰脅支亦曰支脅支端之相交
者曰骹張景岳以脅下之骨為骹下字誤膺中骨之上自結喉下四寸至肩端

前橫而大者曰巨骨其半環中斷者曰缺盆骨在肩者曰肩

橫骨在肩端者曰髀骨

師傳篇云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髀骨有餘以候髀骨形按此髀骨

乃謂缺盆骨兩旁之端即肩端骨也蓋髀骨本蔽心之骨而缺盆即心藏之道髀骨之上為膺中陷骨缺盆骨之旁為肩端骨膺中陷骨之於缺盆骨髀骨之於肩端骨其長短皆各相應故必用肩端骨候髀骨也然則髀骨之為肩端骨信矣舊說以髀骨為髀骨之端則與上文不貫且髀骨甚小不須更以端候至有以髀作髀而訓為膝骨者尤誤髀骨之起者

曰髀骨曰肩前髀微起者曰小髀骨小髀骨之前歧出者曰肩

端上行兩叉骨缺盆外伏頸旁壅肉下者曰瑟骨曰缺盆外骨

其骨即肋骨之第一條也肩後橫骨曰大骨其在旁者曰曲腋

上骨曰肩髃後大骨其成片被肩垂背者曰肩甲

亦作胛下同至經脈篇所

云別下貫胛者胛乃胛之誤字故不列

曰肩髃亦曰髀肩甲之在上屈折者曰肩

曲甲其近小髀骨者曰肩中央曲甲當膺骨兩端中陷下者曰

膺中陷骨陷骨下蔽心者髀骨曰鳩尾曰心蔽骨曰臆前蔽骨

髀骨直下橫兩股間者曰橫骨曰股際骨其中央兩垂而壓陰

器者曰曲骨陰器之後繞臚腸而綴骹端者曰陰尾骨骹之上

俠脊十七節至二十節起骨曰腰髀骨曰兩髀其旁臨兩股者

曰監骨曰大骨曰髀一身之伸屈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

髀樞亦曰樞機者髀骨之入樞者也自肩兩旁而下在肘以上

者曰髀骨肩與髀之會於前廉者曰肩端兩骨其會於後者曰

肩曲甲下兩骨髀者大臂也在肘以下者曰臂骨臂骨二上曰

上骨則下曰下骨也其在肘者曰肘骨曰肘大骨曰肘外大骨

本論篇甲乙經所云肘內大骨者內乃外之訛字故不列其內微起者曰肘內銳骨合其大

者銳者曰肘內側兩骨肘大骨之上兩起者曰肘外輔骨臂骨
之在外者曰臂外兩骨其在內近腕者曰關穴有名內關外關者以此至本脗篇
所云掌後兩骨者骨乃筋之訛字故不列若難經之所謂關則上骨內端之微高者
也其下骨外端起者曰手外踝亦曰踝外踝前微起者曰腕骨
腕亦作宛曰腕中兌骨亦曰銳骨其又前者曰腕前起骨束掌者曰
掌束骨掌束骨之後廉微起者曰掌後兌骨舊說以手手大指
本節後起骨曰壅骨邪客篇論手太陰之脈云內屈與諸陰絡會於魚際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
而前是壅骨固在魚際旁寸口前舊說謂即掌後高骨誤兼旁之歧出者通曰大指歧骨其
與次指合形如谷故又曰合谷兩骨自兩髁而下在膝以上者
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榦骨空論云輔骨上橫骨下為榦是榦即髀骨之直者也又考枯骨象髀骨為髀樞骨又以為在榦骨下誤甚其斜上俠髓者則所謂
機也在膝以下者曰脣骨脣亦作脣脣者小股也亦曰足脛說文訓脣為脛

崑然內經皆通稱惟大奇論脣與脛對言而甲曰骸曰髀髀脛
乙經所集脣亦作脛蓋不可分也脛與脛同曰骸曰髀髀脛
之閒曰骸關骨空論云膝解為骸關王註謂在膝外形按即膝外解上下之輔骨蓋名關本取兩骨可開闔之義
故指骨解與兩骨並通餘倣此曰股樞一作樞股恐文倒亦曰樞蓋膝之骨曰膝髌俠
膝之骨曰輔骨內曰內輔外曰外輔其專以骸上為輔者骨空論云骸下為輔下則膝旁不曰輔而曰連骸骸上者脛之上端也也
乃上之訛也外廉起骨成脣者曰成骨刺腰痛論云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形按膝之上下內外皆以骸為斷成骨旁脣骨之端不至上旁膝脣下端起骨曰踝內曰內踝
膝乃脣之訛也成一作盛亦誤外曰外踝外踝上細而短附脣者曰絕骨兩踝後在踵者曰跟
骨在內踝下者曰內踝之後屬內踝下前起大骨曰然骨足大
指歧出者曰大指歧骨大指本節後宛宛者曰腕骨其在內側
如核者曰核骨核亦作覈足外側大骨曰京骨京骨之前當小指本
節後者曰束骨小指次指歧出者曰足小指次指歧骨足上曰

跗其外側近踝者曰跗屬一作屬跗恐文倒凡肘腋髀髀兩端相接骨通曰機關亦曰關髀之關即骨空論所云關上為關王註云當捷之後者也穴有名髀關者以其正直髀關之前故耳關之手足腕兩端骨亦通曰關關即骸關也

易爻辭辨

周易之爻辭在漢儒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蓋各有所受之也及唐孔氏之正義宋胡氏之啟蒙翼傳皆辨為周公而非文王焉乃近又有據陸氏釋文所載梁武解立說者謂乾坤文言文王作之而孔子傳之今篇中彖辭爻辭並具安見爻辭之不出於文王且以為作於周公則漢志之於易何第云人更三聖也其說亦近是顧孟子嘗云周公思兼三王其上文並舉禹湯文武以文武二人為一代之王也然則漢志或亦以文周為一家之聖不足證爻辭之非周公作況孔胡二氏之辨為周

公作者其證較多且確耶余以為屯蒙以下之爻辭多作於周公而乾坤之爻辭則作於文王故與其彖辭並稱文言乾坤爻辭之稱文言蓋孔子之前已然也是全易爻辭之繫文王少而周公多文王開其端而周公卒其業必舉而歸諸一人安能無所牴牾若以彖爻辭義之悉符為徵則文周為一家之聖道與心自無不同豈必出一手所成而然哉

保甲論

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眾眾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為保

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卽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比遂之縣鄙鄣里鄰也保長甲長卽卿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縣正鄙師鄣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爲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耕耨也則趣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從而勸戒之燬者賞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治焉今之長保甲者雖不使之治其里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者皆得以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之治之一端也爲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且百出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

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擇庶民之朴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而爲之賢者能者其陳說事之始終必有序而不叢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無僞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汨於邪僻又必有以區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由於兇惡歷久漸馴而里黨之風自歸於正使慮士之賢者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

德畏威而職無不盡也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監人輩又莫不稱爲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闊於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且歌誦之矣比閱邸報見內外大臣議保甲者多故述爲此論請正其得失於吾所友事者焉

古文尙書考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尙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云讀以今文者

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字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尙書考二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閒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

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尙存十五篇

十六而爲

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乖祕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

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僞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字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字之指定字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辯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

尋淮源記

禹貢謂導淮自桐柏桐柏之山今屬南陽之桐柏縣余以雍正初元客郡齋屢欲往桐柏山以觀淮之源逡巡未果越三歲決

往乃跨馬出東郭門濟川陟岡經二百六十里而至桐柏之山山綿亙可百里西通襄陽之棗陽東南連德安之隨州峯巒森聳夾道南北有紫霄翠微玉女臥龍蓮華諸名其道南最西一峯則曰胎簪水經所謂平氏縣胎簪山也有泉出其陰北流至平地分二道酈道元注所謂西流爲豐東流爲淮者也泉之旁有池方七尺許水清淺不流俗謂之淮井蓋泉所溢也淮井東三十里爲桐柏縣城城東北一里許爲淮瀆廟廟南阻金臺北枕淮水中有漢延熹六年碑山泉自分流後穿沙石屈曲而東至廟北凡合南北澗水十餘道以余觀之皆淮源也謂淮出胎簪山者專指山陰之一泉耳漢延熹碑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水經注以爲潛流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乃余訪之士人考之近志皆未有能確指

其潛行之蹟及陽口之所在者

府志謂淮源初出卽伏流三十里湧爲三泉因濬爲井則伏流

在淮井上縣志謂井邊有泉三處湧出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則伏流在淮井下皆與水經注不合以目驗之亦不盡然

而城東五六十里有峯巍然而高土人指爲大復山謂在隨州界淮水繞其南於桐柏山爲最東一支所謂陽口當在是余又疑與潛流三十里之說遠近不符欲并往觀之馬病而返其然否難定於今矣大復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志言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以爲淮水出桐柏之大復山也然胎簪亦固其源不應獨遺則其時所謂大復山者蓋統胎簪以東諸峯言之元和郡縣圖志以大復爲桐柏之異名誤後人名最西一峯曰胎簪餘峯多別爲之號而最東一支遂專大復之名矣若道北諸峯土人往往概稱桐柏山猶多沿禹時之舊云

附錄

先生游張清恪楊文定兩公之門講學不倦故經義宏深而於

程朱之傳尤身體而力行之嘗言經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而

彝倫之則也不窮經則悖文不根經則駁

沈廷芳撰墓志

方望溪見先生所疏三經謂得聖人精奧讀其文又謂氣格直

似韓子乾隆初元方輯三禮義疏遂薦入館名動輦下

同上

先生爲人醇篤盡洗中吳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爲事貫穿古

人之異同而求其至是其爲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

全祖望撰墓版

文

焦里堂贊周官祿田考曰官多田少爲周禮謗果堂考之乃斥

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官爵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

以廣郊野之官不名州黨不易再易通三以量減以攝試增以

加賞

雕菰集

胡培翬曰沈氏之書名儀禮小疏所箋釋僅止士冠士昏公食
喪服士喪既夕數篇而考訂多精覈研六室文鈔
讀儀禮私記序
果堂交游

惠先生棟

別見研齋學案

沈先生廷芳

別見餘山學案

方先生苞

別爲望溪學案

李先生紱

別爲穆堂學案

全先生祖望

別爲謝山學案

陳先生景雲

陳景雲字少章吳縣人諸生爲義門入室弟子義門門下著籍
甚眾先生與果堂先生最著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第一以應
順天試入都不遇館於藩邸三年辭歸時年四十以母老絕意

宦游篤於內行親喪每慟絕祭必涕泗沾衣外和內剛不因人
熱晚歲名益高跡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蹋城市朝齋暮鹽怡然
也凡經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稗官家無不綜覽尤深於史學
溫公通鑑略能背誦明三百年事能剖決得失校勘古籍一字
義門之法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證
三卷綱目辨誤四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選
校正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集四卷參先正
事略

茅先生星來

茅星來字豈宿號鈍叟歸安人七世祖坤明史有傳先生年近
三十爲諸生屢絀於有司後遂專攻經世及程朱之書念朱子
近思錄舊解未詳密乃爲之集註行止坐臥皆不輟歷二十餘
年成書十四卷其才識亦因之甚高嘗依族人於山東滋陽時

黃崑圃爲布政使數致候問先生避嫌卒不往親知爲州縣必
懇之爲言安民之法或刻於催科則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汗流
不顧所著古文亦往往於國維民瘼反覆致意攜其藁謁方靈
皋於京師靈皋以爲勝宜興儲禮執由是名聞遠近以口吃無
敢薦達之者與果堂先生交最久嘗自傷不遇圖所以不朽者
果堂先生謂曰諸生而可以不朽其在爲有用之言乎其近思
錄集註亦遂爲士大夫所推重乾隆十三年卒年七十

參史傳
沈彤

近思錄集註後序

近思錄集註旣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
不憚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
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

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
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寢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
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
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
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
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
章也其異同疑似爲之博考而詳辨之卽訓詁也子曰有德者
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
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
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
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

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况離道學於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焉

徐先生大椿

徐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吳江人祖鉞字電發工古文詩詞舉康熙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著有詞苑

叢談本事詩南州草堂集父養浩熟於東南水利先生性通敏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旁通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而醫學尤邃以諸生貢太學尋棄去專以醫活人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有恭將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自言其五十餘港非太湖下流開且無益惟附城十餘港濬之便後率從其言蓋先生有得於家學也嘗奉召至京師視大學士蔣溥病密奏過立夏七日當逝至期果然將授以官力辭歸後復召至京以疾卒年七十九其奉召時諭旨稱其字故遂以字行平生與果堂先生友善雖爲學不同而交相資也所著書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蘭臺軌範八卷傷寒類方一卷醫學源流論二卷洄溪醫案一卷慎疾芻言一卷道德經註二卷陰符經註一卷又水利策稿述恩紀略待問編嘗爲新樂府曰洄溪道情

警動剴切士林誦之

參吳江縣續志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序

百物與人殊體而人藉以養生卻病者何也蓋天地亦物耳惟其形體至大則不能無生其生人也得其鈍其生動物也得其雜其生植物也得其偏而人之所謂純者其初生之理然耳及其感風寒暑溼之邪喜怒憂思之擾而純者遂漓漓則氣傷氣傷則形敗而物之雜者偏者反能以其所得之性補之救之聖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蓋氣不能違理形不能違氣視色別味察聲辨臭權輕重度長短審形之事也測時令詳嗜好分盛衰別土宜求氣之術也形氣得而性以得性者物所生之理也由是而立本草製湯劑以之治人有餘瀉之不足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從者反治逆者正治或

以類從或以畏忌各矯其弊以復於平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夫天地生之聖人保之造化之能聖人半之天地不能專也漢末張仲景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中諸方大半皆三代以前遺法其用藥之義與本經吻合無閒審病施方應驗如響自唐以後藥性不明方多自撰如千金方外臺祕要之屬執藥治病氣性雖不相背而變化已鮮沿及宋元藥品日增性未研極師心自用謬誤相仍即用本經諸種其精微妙義多所遺漏是以方不成方藥非其藥閒有效驗亦偶中而非可取必良由本經之不講故也余竊悲焉欲詳爲闡述其如耳目所及無多古今名實互異地土殊產氣味不同且近世醫人所不常用之藥無識別而收採者更有殊能異性義在隱微一時難以推測若必盡解全經不免昧心誣聖是以但擇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

共得百種爲之探本溯原發其所以然之義使古聖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見而其他則闕焉後之君子或可因之而悟其全雖荒陋可嗤而敬慎足矜也

難經經釋敘

難經非經也以靈素之微言奧旨引端未發者設爲問答之語俾暢厥義也古人書篇名義非可苟稱難者辨論之謂天下豈有以難名爲經者故知難經非經也自古言醫者皆祖內經而內經之學至漢而分倉公氏以診勝仲景氏以方勝華佗氏以計灸雜法勝雖皆不離乎內經而師承各別逮晉唐以後則支流愈分徒講乎醫之術而不講乎醫之道則去聖遠矣惟難經則悉本內經之語而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爲得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說有卽以經文爲釋者有悖經文而爲釋者有顛倒

經文以爲釋者夫苟如他書之別有師承則人自立說源流莫考卽使與古聖之說大悖亦無從而證其是非若卽本內經之文以釋內經則內經具在也以經證經而是非顯然矣然此書之垂已二千餘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爲解釋并其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流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流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習之久而漸疑其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已也信夫難經之必不可違乎內經也於是本其發難之情先爲申述內經本意索其條理隨文詮釋旣乃別其異同辨其是否其間有殊法異義其說不本於內經而與內經相發明

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惟夫遵內經之訓而詮解未洽者則摘而證之於經非以難經爲可訛也正所以彰難經於天下後世使知難經之爲內經羽翼其淵源如是也因名之爲經釋難經所以釋經今復以經釋難以難釋經而經明以經釋難而難明此則所謂醫之道也而非術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蓋不可定然實兩漢以前書云

醫學源流論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

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于疾病天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卻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于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尙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

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尙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疹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藏有五藏之眞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卽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藏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藏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藏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

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爲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眞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爲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

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旣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

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少章家學

陳先生黃中

陳黃中字和叔號東莊少章先生子讀書能承家學尤長於史乾隆初召試博學鴻詞於時海內多士集闕下罔不以聲氣相高先生獨習靜蕭寺朝士罕識面再赴京兆試俱下第乃幕游南北爲養親計學通古今凡山川險隘及禮樂兵農諸大政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悉洞其要又工於章奏諸開府皆引以爲重而侃侃無少隱嘗客湖南巡撫所因爭勦土苗議不合拂衣竟去又嘗上書海寧陳相國論時政利病相國欲

疏薦之辭歸忍飢不出壹志著作與閭井落落不偶會其外姑家爲人所構強令排解謝絕之俄中以他事禍幾不測學易獄中晏如也既脫難每酒酣輒爲拂鬱至乾隆二十七年卒年五十有九平昔刪修宋史有藁一百七十卷臨歿以付彭尺木又著有新唐書刊誤三卷諡法考三卷殿閣部院表六卷督撫年表六卷導河書一卷詩文集四卷

參先正事略 沈廷芳撰墓志銘

清儒學案卷六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六十二

天津徐世昌

健餘學案

健餘崛起孤寒習聞夏峯習齋教澤中年志益篤養益粹一以朱子爲宗事親爲孝子服官爲名臣卓然足以自立焉述健餘學案

尹先生會一

尹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河南巡撫內調左副都御史在臺數月正直敢言會母病陳請終養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母高宗特賜詩以獎勵之母卒居喪悉遵古禮服未闋即授工部侍郎及免喪始入京供職未逾旬命督江蘇學政轉吏部侍郎乾隆十三年卒年五十八

入祀江蘇名宦祠及道南祠先生幼孤母李氏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悖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惡學者之好爲謾罵也嘗論爲學之要曰爲學要知學爲何事人何故宜學天旣生我便當效法爲人的樣子所以小學不可不豫旣爲天所生之人便當擴充爲人的分量所以大學不可不講能學可以作聖不學則無以成人常存此心所學自正又曰聖人中禮賢人守禮學人當習禮下學上達無以易此又曰讀書要闕疑然後所悟爲真得修身要改過然後遷善能日新又曰蹇以反身修德困以致命遂志君子處窮所得爲者如斯而已大壯以非禮弗履晉以自昭明德君子履盛所可恃者如斯而已

此謂守約此謂由己又曰學者終日之間不但閒度可惜或讀書或應酬或靜坐有所背於問學卽是不能博文有所懈於德性卽是不能約禮以此時時體察日日警策未有不進益者其持論切實皆本心得大率類此所著有續洛學編五卷續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注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十六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六卷健餘劄記四卷奏議十卷文集十卷尺牘四卷詩草三卷

參史傳 方苞撰墓誌銘 王

步青撰神道碑 劉大槐撰行狀 健餘年譜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略

續洛學編自序

曩聞孫徵君旣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而以洛學編屬湯文正余監撫豫疆旣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

清儒學案卷之二十一
國故之義祿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推續耐自徵君文正二先生
外復得耿逸庵張仲誠張清恪寶靜庵冉蟬庵諸先生俱洛學
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
之蒐探該博紀別精密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夫洛出書以迄
於今塊圯苞符權輿橐籥繼繼承承數千百年天不變道亦不
變後先相望厥義惟均自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
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內沈潛
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
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呿呿弗克寘辨並且惜其里居爵
諡嘻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息薪傳
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孫徵君
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而憂之若予之寡昧爲憂滋甚有

能諭予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予拜嘉亦學道
者所深幸也

續北學編自序

昔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
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輯也湯與魏同學於孫
徵君二編俱奉師命而成者余撫豫時既取洛學編而續之深
以未見北學編爲憾嗣於徵君之曾孫用正得其書每欲倣洛
學編附所見聞以就正當世牽於公事未遑也歲庚申陳情歸
里迺從定省餘檢魏本稍加較訂補入四人而續其後來者十
三人既竣事有謂余者曰堯舜以來道學相承僅可指而數也
北學原編由漢及明既載三十餘人矣子於一方數十年中復
舉十有餘人不疑於濫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正學之失傳久矣

異端害真猶在門牆之外俗儒痼蔽卽在章句之中開得一二志士振奮於狂瀾旣倒之時或砥節厲行或崇經翊傳蜀之日越之雪空谷之跽音也方愛之慕之表揚之不暇而敢輕爲求備乎余續訂是編在北言北亦猶之乎在洛言洛在關言關耳至於學無南北惟道是趨五事五倫昭如大路學者讀是書而興起拔乎俗而不爲苟同志於道而不爲苟異千里百里有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而還濂洛關閩其揆一也疇得而歧之視此爲北方之學也哉因識簡端時以自勗且望後之學者相續於無窮云

呂語集粹自序

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學明體達用之書也而呻吟語爲最余反復玩味見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

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顧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病語狂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然則先生平日之語自刪已多蓋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藥之爲物也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力然雜於參苓耆朮之間用以養生而擇之不精遽爲嘗試鮮或不誤讀呻吟語而集其粹謂是對證之藥殊不在多亦猶先生之意也嗟夫余之善病而弗覺覺而復病者亦屢矣讀先生之語能無汗下乎自今以往尙鑒於折肱良醫時時自藥也因與監司黃君約取成編用付剞劂世有同病者儻亦樂聞先生之病聲焉其於修身治人之道蓋庶幾矣

綱目四鑑錄自序

通鑑綱目所以資治也竊謂主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而從風

者士與女取鑑於古而各盡其道則治功成焉不然明於論人
闇於責己雖上下數千年記誦無遺亦等諸玩物喪志耳爰錄
四編用備觀省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化行俗美士敦志行女厲
安貞豈待求諸遠哉提事之要觀我之生不禁舉然高望怵然
爲戒也已

君鑑錄目次

立政 用人
納諫 儆戒

按政者正也心正則政立矣三代而下君德醇備固未易言而
一念之正未嘗不有一事之善以應之可考而知也顧政舉由
於人存君能得人而用之乃可以成治不知其道而欲立政得
乎夫人君日有萬幾立政用人之際豈能無過惟賴納諫以救
其失聖狂之分實由於此此三者平天下之大端也人君苟欲
求治孰不知之而害政生於心口人踵其弊拒諫遂厥非史不

絕書亦獨何歟時口逸樂尤易怠荒故儆戒無虞明良之世所
以無廢吁咈哉

臣鑑錄目次

器識 諫諍
敬事 立身

按器識在人有大有小大役小則治小役大則亂爲大臣而矜
才自用功利眩於當時災害及於家國皆器識之小爲之也故
臣鑑以器識爲先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子安不忘
危故器識以將相爲重有器識而無其位自成其大有其位而
無器識包羞實多故列其後以示戒然器識云者非如後世持
祿養資謀身利己之所得而託也安社稷者始足以當之欲安
社稷則諫諍之臣必致之君矣古者諫無專官故大小司直不
加口口後世專設言臣尤當加之意也敬事之方内外口官略
見大意惟於守令特書重民事也以上三口皆本於身其身不

正而欲正人難矣古來人臣稍知自立豈不思竭忠報國但爲爵祿所縻或爲威武所屈所以有初鮮終也孔子論君子之道行已在事上之前孝經所言立身在事君之後欲人不負初心也故取以終篇焉

士鑑錄目次

師儒 俊傑
隱逸 卓行

按師儒之則經明行修出處去就不詭於聖賢之道故首列之然三代而後聖賢罕得而見之矣出而無益於世人以爲迂故以奇士次之則俊傑足貴焉處而不信於人又以爲僞故以處士次之則隱逸爲高焉至於流俗靡靡非志士不足以振之志士孤行一意未必盡合於中道然而廉頑立懦亦何可少哉故終之以卓行

女鑑錄目次

懿範 貞德
賢明 節烈

按詩首二南后妃者風化之所由始也其懿範之宗乎女宗端於上則雅俗成於下矣以言乎婦道則有安貞之德以言乎母道則有賢明之著故次之夫女子之生祝以無非無儀至於聞望旣昭率多因乎事變蓋有不幸而名彰者矣然未有甚於節烈者也故或以婦人而爲丈夫之事以烈女而兼烈士之風此固非坤道之常然乘時度勢建功立名動關家國之大綱目取之良有以也錄之以備覽觀云

健餘劄記自序

昔薛文清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專著而言道統者必歸焉信足以定吾學之的矣然文清未始無書也讀書錄二十卷其不得已而有言乎夫言以足志所重願行而著書于世每與行違迹相似而實不同此

聖賢之所以欲無言而終有言雖有言而異於有言者之言也
余自四十以還篤信正學而精力就衰難於彊記有志未逮終
日在悔吝中大懼荒落無成因將耳目所經凡切於身心可以
反求而得者俱書於冊時時檢點用以自省自克匪敢附於先
儒讀書諸錄也

文集

約言

戒盈

才者德之末也謙者德之柄也福者德之徵也柄不可棄窮達
以之恃其末而求其徵動卽怨尤時命奚啻樵於童山漁於涸
澤植嘉禾於奧草望大有於石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蓋盈之爲害甚矣人知勢位崇

隆侈然自足之謂盈不知才人多傲骨當夫酒酣興發放軼恣
肆動以讀書萬卷相誇耀夫卽令誠然學人自讀書而上固大
有事在而乃封己爲高陵轢儕伍庸獨非盈乎高明之家鬼瞰
其室其能免乎迨至所如不偶鬱鬱無聊輒謂多才非福古今
同慨甚且致恨於儒冠誤身而歎讀書之無益嗚呼人亦自爲
其無益者耳善讀書者得一二言卽可成身而有餘曾是萬卷
而無以自澤也歟吾觀易傳大有受之以謙此謂有大者不可
以盈也三陳九德履先而謙次之此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踐履
不外於謙也惟謙亨終無所擇於地無所擇於人可以居尊可
以居卑可以處三之成勞可以處四之无功可以涉川行師極
夫人世之艱難險巇而不利嗚呼爰辭備矣世之讀書萬卷
者其亦反求而有省否耶奈何不知修德守約自求多福也非

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則盈之爲害甚矣用申大易之文以致戒

通蔽

爲政莫優於好善不祥莫大於蔽賢世儒宜無不知而未能自克則蔽於自用耳善哉乎子厚推言之也曰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侵小勞侵衆官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古來論相用人之義莫切於此雖然用人者常苦於人無可用則又蔽於求備耳陸宣公言之審矣曰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賢士相從如林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可知人之才性與

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消長之由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付授當器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古來論用人之法致懇惻而有條理莫切於此雖然上欲用人而天下賢才亦無不思爲上用常苦於扞格難通則又蔽於不求耳朱子與劉貢父書言之審矣曰大臣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於眾賢之助君子將以身任此責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嚮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

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眾短棄一長古來論訪問人材詳達而曲盡者莫切於此執政覽此而善用之庶免蔽賢之罪也夫

正始

傳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齊之義和與敬盡之關關起興昭其和也嘻嘻終吝戒弗敬也能敬且和雖離肅肅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胥不越此矣而家之齊必自婦人始何則婦人性本陰柔未嘗學問然其觀我甚明責我必厚我於禮法有失言論稍偏彼已得而藉口及其有過包荒則易長傲睨眦必致離心心不服則言不和言不和則家不順婦怨無終所關大矣易有說輻反目之象夫子繫曰不能正室正室者齊家之謂也詩咏刑于刑于者修身之謂也欲修身而齊家以平好惡爲權與大事必循理小事須順情不可矯枉過正而天經地義尤莫

切於事親是故以好合而致父母之順者此相因而致之理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此由尊及卑之義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此固士大夫之責而豈可徒責之婦人女子哉至於一家非之而不顧振古有人究非聖賢蹈道之爲夫聖賢蹈道先見於言行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終身以之獨繫於家人之象所以見身爲家本而戶庭之內日用不離尤不可不善也學之必自小學始小學之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綱領正大條目詳明入德之門無所不備學者誠能切己體察而力行之則和敬之理得矣和敬之理得則修齊之道盡矣

備德

人情好辭德而受福雖舉山阜岡陵日升月恆之盛侈詞稱願

亦將欣然樂之聞賢聖之名則避之惟恐不遠矣乃世儒又以求福爲諱是亦昧於不同之義而離德與福而二之也亮哉子瞻之論既醉備五福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美其全亨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必有以致之推本於至誠要之以不懈可謂善觀詩矣然猶於詩人言外明其有德也吾則謂德之美備卽不外於此詩其曰永錫爾類仁也籩豆靜嘉義也威儀孔時禮也介爾昭明智也令終有傲信也爾穀既將君以惠臣君子有孝子父以傳子釐爾女士夫有令妻至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則長幼有序可知此其言德何詳不已備五常而全達道哉大凡古者以德爲福未有言福而不徵於德者卽天保諸篇累言不盡亦豈有殊旨歟聿修厥德

自求多福原非二道善學詩者自得其意耳

立身

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各成其是皆足以傳後而無疑以忠孝大節觀之其在於漢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孝子視九折阪爲畏道不敢奉先人遺體乘險竟謝病去忠臣叱馭而驅之文武自將所在必發竟卒於官史傳所稱無分優劣也其在於宋范文正公冒哀言事自謂其孝不逮忠可忘乎著萬言書一生功業皆素定歐陽文忠公免喪入朝仁宗怪其髮白見意甚至未幾乞致仕者六足見其不忘孝矣然人未有譏范文正公之居喪上書爲不孝者蓋其先憂後樂之心有以見信於世而知其非貪利祿以希榮也嗚呼士大夫不貪利祿以希榮則進非干澤退非偷安而忠孝之大節立矣

重刻大學衍義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既命廣布御纂經史各書三年又敕發內廷書目特許外臣奏請刊布時會一巡撫河南深念此都人士風氣醇樸亟宜恢廓其器識而進於古爰請頒給四種內有大學衍義一書夙稱國本詔曰可消日開雕閱五月而竣事將以對揚天子之休命而眎部之衣縫掖者知所嚮也遂敬識其簡端曰大學衍義真西山先生官戶部尙書時以進理宗者也其書發揮旁通明體達用廣大悉備純正無疵而其惓惓忠愛之忱尤展卷而如見焉蓋西山之學以朱子爲宗朱子大學章句或問旣抉義理之精微而西山衍義復綜古今之龜鑑一經一緯迺表迺裏今三尺童子知誦章句或問而戴白老儒或未窺衍義是數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或聰俊之士馳騫博覽搜索津逮

而是書無力就鈔因失精要是抱鎬石而遺兼金也且或哆談經濟銳志匡扶高心空腹未究是書苞孕是又覆明鑑而求炯照也曩西山進書時塵度高閣翻不如王氏三經新義得行學官今恭逢皇上頒其遺書昭示寰宇蘇軾有云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此之謂乎中州伊洛淵源考亭嫡脈西山之旁搜遠紹實在於茲宣昭義問大書深刻或亦佐理至教紹承前烈嘉惠後學之一道也夫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余備官淮海時闢安定故祠爲書院與山長王罕皆太史每進諸生申以小學旋鉉近思錄集解講明而切究之誠以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考亭之言固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又云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是精

微之理反求自得所謂近思其義尤明學者未入其門未歷其階而漫語博通雖日從事於六經四子之書恐猶昧於以類而推之要旨其他又何論焉自余視學江蘇所以奉行功令發揮小學者不遺餘力矣訂刊纂注既成爰取安定書院所藏近思錄舊版重加修補與小學並行有志之士苟能循是爲功既厚培其本根復詳求其次第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博與約相乘互進當有日新而不能已者若陟遐必自邇其於道也蓋庶幾焉

困學錄集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學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摩又近宰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筮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

又渠幸讀先生諸書已重鋟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今又渠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予且曰先子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閱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紬繹喟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牖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閱達人之遁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旣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致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

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歟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隆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又渠憲副政績報最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勛焉

江蘇學約序

國家建立學校置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蓋所以教天下之士講明義理以修其身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甚盛典也乃今之教職知此意者蓋鮮其所以課督士子者時藝而外竟若無事者然爲師者不知所以教爲弟子者亦不知所以學是以名雖曰士而立心制行語言氣象實無異於凡民其傑出者不過務博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至所謂義理之學則茫乎其未有聞焉是豈立學教人之本意哉使者督學江蘇

面聆聖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視事之始卽表章朱子小學以勸多士又作秀才樣子一通指示門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諸生罕能興於正學此非盡學者罪也亦所以教之之法未備耳夫教法莫備於成周故當時辟雍化行人才之盛後莫與京今去古已遠古制雖難遽復而後世大儒如胡安定公教蘇湖二州遺法明道先生熙寧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子歷任同安南康漳州潭州教士遺規未始不可仿而行也茲特會通其意酌以今法定爲條約十則初非矜一己之臆見亦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各學董率諸生實力遵行毋惑於浮議毋視爲具文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性善爲必可復以義理悅其心以規矩約其外漸摩之久將必有學成德尊明體達用之儒出於其閒而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士於以共襄

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典豈不美哉

上朱高安先生書

四月既望戴唐回揚齋到鈞札示以張弛之宜兼賜歷代名臣傳再拜盟誦不啻親聆提撕字字箴銘時時佩服匪獨兩淮情形從此揆其體要卽一生仕學亦幸得所指歸矣師傳遠大厚望殷肫某雖魯鈍敢不彊勉力行以步趨於門牆之內目今署理鹽政仍管運司事朝夕不遑而於晚刻篝燈必觀名臣傳一個以自循省其能否有獲心者不禁躍然思起有未逮處不禁爽然自失比來讀至漢季見朱雲以故令而躋於名臣之列尤覺開拓心胸增長知識人苟能自樹立以身負天下之安危雖不公卿亦謂安社稷之大臣公卿而或依違奉令無所謂深識大力祇爲具臣如匡韋之優游養交張禹之妨賢病國雖位極

人臣不過患失之鄙夫而已反覆由繹足以廉頑立懦非吾夫子之處一化齊識絕千秋無以創此義例也曩猶見爲大行大效必待乘時遠駕今則益信盡其在我無假異日惟有彌堅素節以求自立而願外之念頓息矣未審將來可以不辱師門否仰請指誨伏惟崇鑒

答陳密山書

接奉手教大慰遠懷惟是獎揚逾分殊切悚惶某向日所學毫無把柄難逃知己洞鑒垂老之餘深懼泛泛悠悠模糊到底遂與草木同朽每讀呂新吾鹿江村孫夏峯諸儒語錄方寸閒實有開擴警省處而行之不力悔吝滋多同志如大兄雖遠在數千里外所望於切磋者匪淺也前讀奏摺肅然起敬訪之輿論無不稱快是大兄爲理學名家子當有道之時所以立身報主

見重於鄉國天下者正賴有此某方以剛健篤實直內方外期
吾兄之加勉若聞仲氏吹簫而因以爲戒其將何以自處乎竊
謂吾人之志既不在溫飽則言所當言行所當行置毀譽利鈍
於度外乃素位而行之道明哲之義卽在其中與孟浪懸殊願
大兄之熟思而堅守之也醇叔之疏懶雖久闊未能深知大約
亦志之不立耳胸無主宰一身之血氣官骸且提轉不起何況
由中應外推之千變萬化耶此過所關亦自不小吾輩所當深
戒者大姪休官安知非福但至今未聞旋里心甚懸懸耳迂闊
陳言用以涉世則疑於狂用以持身不詭於正大君子自有決
擇也豫省夏秋以來雨水爲災皆某涼德所致兩經具摺自劾
未蒙罷黜在某諸凡據實直陳誠不免於張皇激切以視從容
坐鎮潤色治平者自覺懸殊然目擊民艱難容稍諱現在單心

補救深虞不逮素叨知愛幸賜指誨爲禱

上高東軒先生書

某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備員兩淮敬承指誨始
得與聞小學之義比猶未能篤信不疑十餘年來沈潛反覆愈
覺意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以安詳恭敬
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所謂修身大法做人樣
子有裨於世道人心也甚切亦甚大今者視學江蘇訓飭士子
講習小學立限三月法在必行務期文勝之地胥曉然於明倫
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循循磨礪而相
安於爲下之不倍庶無憂於三不幸亦無蹈於三不祥此則某
之所願上不負主知下不負所學者也惟當衰病之餘強勉持
衡厯試常通淮揚諸郡雖幸免物議而形神漸悴大懼隕越貽

差伏惟切加指示俾得補過遷善感甚幸甚

上望溪先生書

承教學禮手書反復讀之彌仰人師爲則克己之深誨人之篤實某父子所中心誠服者先生幸勿以經師爲辭麾嘉銓於門牆之外也夫禮教之不行久矣庸人溺於流俗離經畔道而不顧其或稍知自好有志求古者則羣起而非之以斯須不可去之道而搖搖莫定於心何能獨立不懼邈世而無悶乎且古來議禮聚訟言人人殊欲折衷而定所從亦難矣故凡自棄於禮者牽制於非古之浮言固多阻於泥古之說而畏其難以推行者亦復不少大抵禮之繁縟已肇於周末故孔子有從先進之思而大反本之問斟酌先王之禮以答顏淵道可識己孟子之學於喪禮經界識其大者而能因略以致詳足徵命世亞聖之

才朱子編次儀禮經傳通解條理井然誠得古聖賢遺意顧於喪祭之大未暇手定不無遺憾其在於今惟禮無成書難昭法守竊思不知禮無以立論語記以終篇入德之要莫切於是必知禮之本意與禮之節文何者爲古今不易之經何者爲因時損益之道明其源委而斷以心安乃能確然自立而不至耳目無加手足無措否則辨之不明雖欲好古又見世俗之近情方遵此傳又覺他說之爲是甚至莽歆增竄之文白黑莫別誤信邪說必將陷於禽獸而不知禮儀備而津逮末由涉獵多而適以增惑嘉銓懼焉窺見先生言禮諸書辨僞正訛總向本原體貼而摘其大綱節目以垂訓私心竊喜得所依歸冒昧請業適當先生耄而好學嗣事儀禮之時講其節文導之先路俾知所往而務踐其實告之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而必要其成立教

之終始具矣先生必當以道自任容令嘉銓親叩師門橫經請益感甚幸甚

博陵社約說

吾博彫敝久矣伊於胡底識者有隱憂焉振興蓋綦難耳惟幸土瘠而多向義厥心之臧或庶幾乎及是時聚則猶可爲也散則不可爲也比而合之其道尙容緩歟昔藍田呂氏鄉約有四一日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行罰不悛者絕之朱子因其節目而加增損平實詳悉迄今可約舉而行也同志之士覽觀而有合焉將比類以成風萃在茲豐亦在茲矣正德厚生從帝之欲其爲休美較之沃土何如哉願與諸君子共勉之會期每月一次齊集不得過午言歡不得卜夜食品以五簋爲

常人多或加四盤諸從儉約惟是威儀之攝長幼之序則善過所關不容脫略也

附錄

先生撫豫時以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因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者復命州縣於四鄉立社學簡好修良士爲之長每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褻不率者而勸懲之逾年教化大行

學案小識

物類如此

狀行

聞陽湖處士是鏡敦行孝弟廬墓隱舜山其地去江陰試院三十里先生親往訪相與論學既歸即草疏薦之於朝

同上

方望溪侍郎以老家居先生按試金陵時徒步至清涼山下直造其廬操几席杖履北面再拜願爲弟子越日又獨身走謁望溪畏邦人疑詭乃入九華山以避之

同上

先生視學江蘇以禮下士不發學政條約特作秀才樣子五則班示諸生以立德立功立言相期又重訂小學纂注命諸生肄

習

年譜

先生事母篤孝少時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及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其母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人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

墓誌銘

先生既邁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請任賢納諫一意以誠卒之日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尙爲辨人心道心之分汗出霑衣移時危坐而逝

同上

健餘家學

尹先生嘉銓

尹嘉銓字亨山健餘子雍正乙卯舉人承家學從王檢討步青講習小學近思錄又執贄方侍郎苞門下授以儀禮析疑性至孝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淮南致賻五千金堅拒勿受廬墓三年哀聲動人由刑部主事歷官甘肅布政使內調大理寺卿原品休致乾隆四十六年西巡回蹕於保定行在上疏爲父請諡又疏請以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及其父並從祀文廟忤高宗意逮治處絞論者傷之所著書因名臣言行

錄一編及朋黨論爲高宗所指斥皆毀滅無傳焉

參東華錄

健餘交游

黃先生叔琳

黃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遷刑部侍郎出爲浙江巡撫除巨猾黜貪墨賑災民興水利政績甚著爲忌者誣劾免官乾隆初復起歷山東按察使布政使內擢詹事復坐事罷晚以重赴瓊林宴加侍郎銜乾隆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五先生自少年研究性理經世之學有醇儒風敷歷中外以興賢育才爲己任負人倫鑒所識拔多績學端士謂世道之隆替人才之消長爲之也撰述至老不倦所著有硯北易鈔詩經統說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諸書

參先正事略
學案小識

附錄

先生督學山東建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造士多窮經致用之英翕然稱盛

先正事略

先生爲史通訓故補註於疑古惑經二篇援昌黎削荀揚不合

聖籍之義刪之毋使貽誤後學

北學編
學案小識

黃先生叔璫

黃叔璫字玉圃崑圃之季弟康熙己丑進士由太常寺博士遷戶部主事調吏部遷員外郎以薦爲御史巡東城不徇權貴莫敢干以私巡視臺灣亂初定翦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還京後中蜚語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鹽糧道母憂歸服闋補江蘇常鎮揚道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七先生呐呐言不出口遇

大事侃然執持不少屈撓究心宋五子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嘗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註慎終約編既倦錄廣字義南臺紀聞諸書健餘官河南巡撫時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和而不流君子人也

參北學編學案小識

方先生苞

別爲望溪學案

陳先生宏謀

別爲臨桂學案

沈先生起元

別見味經學案

刁先生顯祖

別見用六學案

王先生步青

王步青字罕皆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病假歸健餘官兩淮鹽運使時於揚州重建安定書院延先生爲

掌教進諸生授以小學凡所訓迪一遵鹿洞遺規先生故以制義名當世後以爲因文見道不若直溯道源乃作朱子本義匯參挾經之心擘傳之脈擇精語詳學者爭奉爲圭臬焉暮年猶勤學不倦顏其齋曰無逸所乾隆十六年卒年八十

參陳祖范撰墓誌銘

劉先生貫一

劉貫一字古衡博野人雍正癸卯拔貢至性過人嘗設教都門有盛饌不食食其常味門人問故答曰家有老親恐缺甘旨不忍下咽也久之辭歸父患疾語言莫辨以意揣度飲食便溺不爽其候居喪哀毀盡禮七日鬚髮皆白嘗請業李剛主之門與弟克一及健餘先生輩結社講學健餘設博陵義館丐先生主持其事時以古誼相切礪乾隆十年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孝莊先生編爲古衡言行錄健餘爲之序

參健餘尺牘及言行錄序

取決於誠然古語言行相輔爲之義
辨其專精以古語味與醇諒到十平本平正十八四人以爲
懷其仁義對論決主輩終成學論論對對論論論論論論論
與其利便貴氣與舞舞小日最與昔日嘗謂藥李嗣主之門與
亦不即出人之類羅父思幾謂言真義以意謂到於食與不
百盪難不食食其常和門人問姑答曰宋有古語惡知甘旨不
隱其一字古語對理人與五終與對實至對極人嘗謂終味門
隱其至真一

四學不勤則其義日無酸誠諒到十六平平平八十
冬外錄冬小建會之風對誠諒到平學香平來爲主泉謂善平能
非亦當世終以飲明大具飲不亦而將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
清儒學案卷六十二終

